



我说“不可以”

□ 董中平

和爱人从天津回萍乡，儿子提前十多天给我俩买好了普快列车硬卧的下铺，铺位刚好面对面——这安排对我这个视障人士来说，就相当贴心了。

上车，放好行李，正是中午犯困的时候，躺下不久，便迷迷糊糊想睡了。恍惚中，感觉对面铺位响动有点不对，我侧耳倾听，轻唤爱人的名字。

“大哥，对不起哈，你爱人跟我换了铺位……”对面一个声音响起，吓了我一跳。

是个男人，口音怪怪的。

我消化了半天，才搞清状况。他跟妹妹一起回家，票买晚了，没买到下铺。妹妹上铺，他中铺——中铺也上不去，因为他只有一条腿。

我无语了半天，问出一句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对方说出目的地。我一听，比我还晚下车呢。我暗暗不爽。十九小时的车程，才过三小时！你是腿脚不方便，我眼睛看不见也很不方便呀。

我又不悦地喊了一声爱人的名字。对面的方言腔说：“大哥，你爱人听不到，她在十车厢，这是九车厢。你要去厕所吗？我叫人带你去。”

我压住火。这叫什么事儿！对方方言腔还在问，我咬牙：“不去厕所。”

打开手机，微信上有妻子发来的几条语音。说刚才她睡醒，喝了杯水，见我还在睡，就在车厢里走走看看（这还真是她的风格，走到哪里都不变）。她说，在十车厢看到这人，一条腿齐大腿根没了，撑着个短粗的拐杖，怎么都爬不上中铺，列车员跟附近几个下铺的人商量，没人愿意换。

我心里吼：就你显好人。

我继续听语音。她说，我就在隔壁车厢，有事就响我电话哈。临了是一个卖乖的口吻。

明白了原委，我把听书机放在耳边，静静地听书。书里时间容易过，很快，到晚上十一点了。我打算睡觉，但睡前还想去一趟厕所。现在妻子肯定已经睡着了，我不想打电话喊她，盘算着是不是自己摸着走一趟。

车厢过道，只有这么宽，不怕走歪，厕所也好区分，不管是脚底下、还是手摸、还是气味，都明显不一样。嗯，完全可以。只是回来，自己铺位有一点不好确认，可千万不能走错。

我烦躁地翻来转去。对方方言腔开口：“大哥，你要去厕所吗？我叫人带你去。”我心里说：怎么，你没事盯着我呀。我翻身坐起，穿上鞋就走，这家伙既然没睡着，我回来时，他不可能不吭声吧。身后他还在叽叽歪歪：“你行吗？我请一个人带你去。”我心里发笑，人有那么好请吗？有那么好请，你就不会从十车厢跑到九车厢来啦。

不走不知道，一走还挺好笑。到厕所的距离其实不远，顺利到达解决问题。完美！

回来时，我格外小心，几乎是一步一停，注意力集中在耳朵和鼻子上，心里喊“一定不能走错铺位”。还离三四步远，就听方言腔轻声招呼：“这里，这里。”我心头一松，快走两步，顺着声音一屁股坐回铺位。

躺下，听到拐杖撑地，单脚一下一下“咚咚”跳着的节奏，估计他也去上厕所。我心里叹息，什么样境遇的人都有啊！都不容易。

一觉醒来，听听时间，是后半夜四点半。又想上厕所，但不想喊妻子。对方方言腔打着鼾，这回也指望不上他。我轻轻坐起，想了想，在包里摸出个小塑料袋，压到铺头毯子下，一半露在铺外；我又打开听书机，丢在枕头上，响着不大不小的音量。有这两个标记，回来应当不会走错铺位。

慢慢往厕所走，各类鼾声此起彼伏，回来也很顺利，听书机声音虽小，但是清晰。我收起床头的塑料袋，刚坐到铺位上，妻子来了。

她问：“去厕所啦？”我说：“嗯。”

她轻笑：“行啊。看来是我平时多惯你了，你看不要我带路你也可以呀。”我哼一声：“不可以。”

樟树下



AI 制图。钟秋兰



风吹稻香

□ 匡争萍

秋风起，稻谷香。

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，黄灿灿的谷粒哗啦啦地流进收谷袋里，装满稻谷的袋子被人一趟趟扛到机耕道旁边的三轮车上，几亩田不大一会儿就收割完了。

看着这景象，我感叹于现代机械化收割的快效。摊开自己的双手，似乎还能看到从前割禾留下的老茧，不由想起自己小时候割禾的时光——每年秋收季节，家里七亩多水稻的收割就“承包”给了我们兄妹三人，国庆假期便成了我们的田间“劳作游”。

割稻子，一早一晚最合适，这时气温微凉，宜劳作。天蒙蒙亮，我们就会被叫起来，半梦半醒走到田边，大哥把一块田分成三等份，我们三兄妹按照分好的各自埋头苦干。

割禾是一项技术活。大人们又开双脚，弯着腰，一手握禾秆一手拿镰刀飞快地收割，看着容易，但轮到自己时往往是一头蒙。脚要打多开、腰要弯到什么程度、握禾秆是顺握还是倒握、镰刀怎么拿？讲是很难讲明白的，只有自己上手才能掌握诀窍。

但学会了，我们的“苦难”也开始了。

刚开始觉得好玩，把一排排禾秆放倒，堆成一个个小山丘，很有成就感。但时间长了，腰弯久了就直不起来，手上水泡也磨出来了。活是不能停的，哥哥姐姐的进度远大于我，我不敢放慢速度，硬撑着不停地割。但怎么也追不上他们，又急又累下，我一屁股坐在田里，哇哇大哭：“腰好痛啊。”

“蛤蟆没颈，伢崽没腰，”扛着打谷机走来的父亲说，“快点割，割完好回家吃饭。”

我只好又拿起镰刀不停地重复着那些动作。太阳开始毒辣起来，背上的灼热让人感觉更疲累了。

“啊！”急乱下，我不小心割到手了，血往外冒。父亲赶紧到水沟里捞一把烂泥巴敷在伤口上，伤口瞬间凉嗖嗖的。“光荣”负伤，我的“任务田”就交给哥哥姐姐了，搞得他们晚了半小时到家吃饭。

太阳太大，中午不割禾，就要不停地晒谷翻谷，让每一粒稻谷都能晒到太阳。有时候，我希望太阳要很大很大，把谷子晒得酥脆作响；有时候，又希望别出太阳，那样就不会被晒得皮肤滚烫冒汗。我最怕的是突然下雨，抢救谷子堪比百米冲刺。如果动作慢了，谷子淋了雨，后面没有好天气的话，谷子就会发霉长芽，这一年就白干了。

割禾、晒谷、收谷，忙碌的季节，父母会让我们打牙祭：一大早买好新鲜的猪肉、猪血、豆腐等，做一大碗香喷喷的杀猪菜，让我们吃得口舌生香。晚上，躺在刚收割完的禾秆堆上，望着满天的星星，闻着稻香，劳作一天的身体慢慢松弛，倒也惬意。

“老表，让一下。”挑着稻谷的农人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，我赶紧闪身让开。秋风袭面，稻香，也直直地扑上面来。

闲话铺

祖屋翻修记

□ 陶贵彬

在父亲不停的念叨声中，四年前六月的某日，在爆竹声中，挖机轰隆隆开进了祖屋，随着破旧的老屋被推倒，我在冒着霉湿气的尘土中，开始了翻修祖屋的日子。

就此，在那个热得令人窒息的盛夏，我几乎每天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。买材料、协调进度、操持工人伙食，一天至少四五次在工地帮忙浇水、仔细管护。

偶有闲暇，我会在生病住院的老父亲面前，给他看手机拍下的画面，贴在他耳旁，大声“汇报”祖屋翻修的进展与变化。

“一楼封了顶，二楼起了钢筋，水泥、砖、砂都备齐了！”

每每听到，父亲就眉目舒展。随着年纪渐长，父亲落叶归根的愿望特别强烈，翻修祖屋成了他的心愿。

翻修开始后，他一遍遍交代我注意与乡邻的沟通相处。“邻里之间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祖屋修缮改动，可能会涉及周边邻居，要记住吃亏是福，肚量要大，遇事好商量”。

我谨记老父亲的教诲。

为此，起建时的小工小活，优先雇请左邻右舍，且日帮日结，或者提前结付。本来在翻修前，应了堂哥的建议，打算一楼层高建到四米六，“这样夏天会凉快好多”。结果邻居简大姐和家人得知后，特意跑来和我说，我家一楼的层高绝对不能超过他们已建的三米三，否则，“会损福报”！

依稀记得之前承建师傅提醒过我，乡下多有这样的老规矩，邻里之间还有因这个相骂甚至打架的。

犹豫中，老父亲打来电话一锤定音：“让一让吧。”最终，我们修改了图纸，由设计的四米六降到了三米三。

左边邻居陶小春的老屋紧挨着我家，两家共用一扇墙。理论上，这次的拆建，我们有权占用半扇墙的面积，可我没催促他一起拆建，反而在起建时，主动退让，重建了承重墙。

其实，陶小春在早些年就在老屋边另起了一幢三层高的小楼，但外环境并没有整好，平日生火做饭，污水直排，臭气熏人。趁着这次翻修，我家主动铺设管道、平整土地、硬化路面……陶小春是吃木工饭的，多年来一直和儿子在沿海打工。这次把他家的外环境搞好了，他主动通过微信连线我，连声称谢。

后屋的秀兰大姐门前有棵金橘树，虽小但果甜味美。看我在美化周边环境，生怕把她的果树铲了，跑来和我商量，能否改变原有设计路线把树留下？我把她的话放在心上，在硬化路面时，交代施工师傅小心绕行，留下了这棵小果树。

后来，暑气消退，秋风渐起，老屋翻修终于完工。放眼望去，新屋新颜，环境整洁。秀兰大姐的那棵金橘树，“伶仃”立在外院，绿意盈盈，身影娉婷，倒像个邻家姑娘，透着亲切。



打糖

□ 夏 风

几十年了，用牙膏管子兑“打糖”，还香在梦里、甜在心中。

最早尝到喷香、津甜的“打糖”，是浙古佬走村串户用“打糖”换牙膏管子。“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叮当，叮当，叮叮当……”儿时只要听到村口响起这有节奏的敲击声，就知道浙古佬来兑牙膏管子了，赶紧回家翻箱倒柜找。有时候没找到空的，就偷偷把在用的半管牙膏挤到沟里，倒腾出一个。父母回家发现牙膏没了，就知道被换了糖吃，免不了一顿打。

“打糖”，其实就是熬出来的米糖，或做成块状，或做成圆的，上下都滚上细细的米粉。小伢子拿一个牙膏管子来换糖，那浙古佬就用一块铁片抵在糖的边沿，拿一个小铁锤，在铁片上敲一下，一点糖就掉落在米粉中。那浙古佬就用一只手从米粉里“捉”了那点糖出来，递给馋得流口水的孩子。拿到糖，孩子们“咯哪咯哪”地嚼，笑着跳着跑开了。

我长到八九岁时，已经很少有浙古佬进村来兑牙膏管子了。屋场里只剩一个堂伯熬糖卖。每到米糖快熬好起锅的时候，整个屋场都弥漫着香味。

米糖熬好刚出锅，是深黄色的，软软的一团。这时候，就体现力气了。在大厅中竖起一个木梯子，在梯子上挂一个扯糖的架子，将那一团软软的米糖，搭在架子上，在糖中插入一根扯棍，将那一团米糖扯开来。开始时，热度高，糖太软，扯一尺来远，就要挽回去，再扯开来，如此反复。随着糖慢慢冷却，扯得越来越长，那糖也越扯越白。

堂伯扯糖的时候，我带着两个妹妹，坐在堂伯家客厅的门槛上，痴痴地看着。一根巨大的糖，扯长了，再挽到架子上，然后再扯长。心里有一百只一千只馋虫跟着在蠕动。

那时，两斤米兑一斤糖。一日，父亲刚从村子里的打米厂加工了一担米回来，米缸里装得满满的。我趁父母下地干活了，偷了两裤袋米，跑到堂伯家，兑了七八两糖，让堂伯敲成三块，带着两个妹妹躲到屋后的洋姜地里，一人拿了一块糖，狼吞虎咽吃起来。二三十年过去，我两个妹妹早结婚生子，说起偷米兑糖的经历，都笑得前仰后合，说“哥哥总喊，‘快吃快吃’，急得我俩差点被糖噎死在洋姜地里”。

简单的岁月里，一块米糖就是奢侈品。

后来，我去浙江瑞安打工，与同厂的小曾相识相爱，步入婚姻。岳父是个非常勤劳的人，虽是漆匠，也熬糖卖。在岳父家住的时候，经常帮岳父扯糖，我也学会了熬糖。

要熬出一锅糖，早几天就要用软蔑篓培育好麦芽，将米蒸熟，拌入剁碎的麦芽，进行发酵。糖糟发酵后，在一个大盆上放一个木架子里，将蔑篓装着的糖糟叠在架子，压榨出浓浓的糖水，然后将糖水倒入锅里进行熬炒。

炒糖是熬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。锅里的水分越熬越少，糖开始冒小泡了，这个时候就要用一块溜光的糖板，不停地在锅里炒动，将糖炒匀，让最后的一点水分蒸发。炒糖是门技术活，炒得嫩了，糖就软乎乎的。炒得老了，糖就硬邦邦，不仅扯不白，还带焦糊味；只有不老不嫩的糖，才能扯得雪白，团成一盘一盘，轻轻一敲，就碎成一片一片，丢一片进嘴里，嚼一口，“咯哪”响，又脆又香。

如今，社会发展了，吃的东西五花八门，乡下熬糖的人，几乎看不见了。

熬糖的岳父，也已去世五年。



蝴蝶站在父亲的草帽上

□ 陈杰敏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有一群白蝴蝶，翩跹于我父亲耕作的稻田里、金色的油菜花丛中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

这群白色的小精灵，往来于村庄与农田之间，旋复花、益母草、杂草丛，都是它们的栖身之所。它们翩翩起舞、上下纷飞，展开的双翅像洁白的雪花，飞翔，是它们生命的全部意义。

当把薄薄的翅膀张开时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白蝴蝶出发的起点。只要有炊烟、庄稼或者草木，就会有它们轻盈的身影。

晨曦中，它们立在稻穗上，颤巍巍地抖动湿漉漉的翅膀，等待阳光的来临。它们总是在艳阳高照时，为从青到黄的稻穗而舞而吟。

我经常会被这些白色的精灵打动。

在布满晚霞的黄昏，它们飞到稻田深处，不见了。我渴望它们重新飞起，生怕到第二天早晨，它们脆弱的薄翼承载不住露水的浸打。好在，每天太阳升起，都会有这些白蝴蝶的身影。我不敢确定，当下看见的这些小精灵，是否又是我昨天前天所看见的那一群呢？

它们总飞在我的怀想里。当它们的翅膀擦过庄稼的穗粒、草木的叶子、故园的炊烟和父亲的肩头时，我想，如果没有它们，天空会逊色很多，田野也少了生机，劳作的父亲也会孤单吧。

我时常记起回乡看见父亲的一幕——

在一片结出了青嫩角果的油菜花地里，父亲正在弯腰劳作，一只白色的蝴蝶悄悄站在父亲的草帽上，金色的光线打在它的身上，人与蝴蝶各自安好。我远远地站着，不敢喊一声父亲，怕惊了那只蝴蝶，也怕惊扰了专心劳作的父亲。



三朵烟花开

□ 谢若水

晚风拂过十月一日的夜。八点整，赣江两岸，一百多万人同时抬起了头。

先是五千多架无人机化作无数光点从江心升起，散作星群，又收拢、对齐、补位。烟花也紧接着绽开，银白色的光雨落进江面，碎成晃动的金箔。未了，蓝色与金色交织成河，烟雾被风拉成薄纱，缓缓地飘。

看着看着，漫天灿烂落进心里，也绽成了三朵烟花：一朵温暖，一朵厚重，一朵充满希望。

第一朵花，开的是文脉。

两百多米高的夜空，亮起一座滕王阁。一千三百多年前，王勃在此写下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，从此，这八个字便是江西的底蕴写照：唐宋八大家，江西独占其三；汤显祖一部《牡丹亭》，四百年后仍情动滚烫；白鹿洞书院的读书声穿过山间雾气，带起“一门九进士，隔河两宰相”的赣鄱传奇。

第二朵花，开的是风骨。

夜空闪耀，无人机的图案变成了八一起义纪念馆。蓝白色的光点垒出馆墙，正中嵌着一颗红星，像一枚印章。

江西被称作“摇篮”的地方太多了：革命的摇篮井冈山，共和国的摇篮瑞金，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；而南昌，则是军旗升起的地方。九十九年前一声枪响之后，那支队伍活下来，靠的不仅是枪，是从“不拿群众一个红薯”开始立起来的纪律，是把素不相识的人拧成一股绳的精神气。

这片土地，诗书延续了文脉；而特殊的年代，诗书还把苦难炼成了骨头。

第三朵花，开的是未来。

C919大飞机掠过天幕，人群爆发出欢呼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新中国第一架飞机，一九五四年的初教-5，就是从南昌飞机厂飞出的。它结束了新中国不能造飞机的历史，而C919，前机身和中后机身约四分之一，也是“南昌制造”！

夜空像画布。五千架无人机相互配合组成美轮美奂的图案，靠的是定位、通信、算法的千万次协同。这是一场技术盛宴，是“未来”两个字最生动的当下书写。

江西前进的脚步不曾停歇。赣江两岸的灯一年比一年亮，来看烟花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——湖南的、广东的、福建的……拖家带口，呼朋引伴，只为这一场四十五分钟的绚烂。

这片土地总要再创辉煌的。每一代人的考卷不同，要翻的山也不同，但在一百多万人同时抬头的瞬间，我看见了古往今来的共通——无论身处什么年月，人总要抬头看光。

天上的烟花会散，会凉，而我心中的三朵烟花会一直开下去。它们长在江西儿女心里，是往前走的气，是走多远都改不掉的乡音。

写至此处，我正坐在回广州的高铁上。车窗外，夜色浓郁，远处的村庄亮着零星的灯火，像大地还未散尽的星火。

那三朵烟花没有落在赣江，而是被我装进了行囊，开在向前走的路上。



第32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